

马丁·布伯《我与你》 中的神人关系论

——从“祈祷不在时间之中”说起

On God-Human Relation in Martin Buber's *I and Thou*

苏炳森

Su Binsen

Abstract: In Martin Buber's *I and Thou*, there is one famous saying, "The prayer is not in the time, but rather time is in the prayer." This saying conveys the interaction of time and prayer, which actually reveals the God-human relation. But Buber ignores the otherly nature of God in his direct analysis of God-human relation, just as he ignores God's otherness when oscillating between depicting the metaphysical God-human relation and the traditional relation between the Father and the Son. Moreover, prayer usually arises in the throes of suffering and the hypostatic context of love, which lie beyond the mysterious relation poetically portrayed by Buber.

Keywords: Martin Buber, prayer, God-human relation

一般说来,祈祷给人的印象就是“向神说话、祈求什么”,或者我们径直看到的就是“说话”——念念有“词”。念,如和尚念经一般,可能真的是有口无心,自个儿都不知所云;词,如果想到“Word (λογος)”,就不那么一般了。现代最伟大的神学家^①卡尔·巴特就认为谈论上帝,就是谈论上帝的话,但谈论的可能性(言的实现,言成肉身)并不在于我们,而在于上帝自己说了话(λεγειν, λογος),亦即“上帝自己成了人”^②。

谈论上帝,不管有意无意,就意味着要面对上帝(的审判),而祈祷也是面对上帝,所不同的是,祈祷是无助地面对上帝。这种无助包括放弃无边地谈论上帝,赤裸裸地来到上帝面前,听候裁夺。祈祷是有所祈求(真正说来不是欲求),这和谈论上帝、认识上帝本来不应该是冲突的,因为认识上帝也必然要祈望上帝的显露和临在,这也才是奥古斯丁和安瑟伦“信仰寻求理解”的本有之意,所以这两位伟大信者在其不朽传世作品里的深思中才不时插入深情的祈祷和呼唤。这决不是“外人看来的累赘或装饰”^③,也决不能如启蒙后的现代人那样将之视为作品中的“非理性”部分而剔除出去,因为这才是在作者和作品中起决定性的东西。因此把奥古斯

① 张旭:《卡尔·巴特神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Zhang Xu, *Study on Karl Barth's Theology*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005), 3.]

② 见卡尔·巴特:“上帝之言是神学的使命”一文,收录于《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中册)》,刘小枫主编(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643页。[Liu Xiaofeng, ed., *Selections from the 20th Century Western Religious Philosophy*, vol. 2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643.]

③ 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7页。[Zhao Dunhua, *1500 Years of the Christian Philosophy* (Beijing: The People's Press, 2004), 237.]

丁的作品看作伟大的哲学、心理学或文学之作^①，把安瑟伦的作品视为伟大的哲学沉思，无异于买椟还珠。

人濒临极境，陷入克尔凯郭尔所说的真正的绝望中，不再为自己构筑幻象，但又不愿意“直面惨淡的人生”，如舍斯托夫所强调的那样“珍惜自己人生的痛苦和眼泪”、不找廉价的安慰，那么，真实的祈祷才可能发生。但又不仅仅如此。人自身能有多大真诚和虔诚？一代大哲人海德格尔所谓的沉沦于日常的“常人”需要某种意义上的“启蒙”，启蒙主义潮流中的大哲人黑格尔却构筑了“巨大精神幻相”^②，也需要某种意义上的启蒙；新教两三百年的自由主义神学接受这种现代“启蒙”的洗礼而高扬主体的人对上帝的信仰、真情和虔敬，最终也可能流于虚幻^③。蒙蒙光亮，谁予启之？

无疑，人只能祈祷。有人说圣经中最短的祈祷是使徒彼得在惊呼自己快要沉沦于海时所喊的：“主啊，救我！”^④相较于历来谈论和意指上帝过多过甚的巧言色令^⑤，或许这也是现代人所能作的唯一祷词。但彼得那时候还可以直接面见、呼喊耶稣基督这一三位一体的上帝；而现代人骨子里大都渗着“眼见为实”之见，如何能够去呼求那不可见的上帝？可见，绝望哪怕是自诩为最彻底的绝望也未必能真诚地走向祈祷，何况二十世纪不也很流行承认人

① 比如周伟驰在奥古斯丁《论三位一体》译者序中对该书的评介，见该书第3页。[See St. Augustine, *On Trinity*, trans. Zhou Weichi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007), 3.]

② 马丁·布伯：《我和你》，陈维钢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17页。[Martin Buber, *I and Thou*, trans. Chen Weiga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117.]

③ 如巴特早期的危机神学和辩证神学就特别强调人与上帝的无限质差别而对自由派神学的这种自以为是的虔敬、深情和陶醉大加挞伐。

④ 见《圣经·马太福音》14:30。[*Matthew* 14:30.]

⑤ 见布伯《我和你》，第105页。[Martin Buber, *I and Thou*, 105.]

生荒谬无望的无神论存在主义(如萨特,加缪)吗?^①

保罗·策兰名诗《死亡赋格曲》中的名句“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der Tod ist ein Meister aus Deutschland)”据说在德国知识分子中尽人皆知^②,但谁深会其中蹈死、艰辛之意?父母双双惨死于集中营的策兰深历过,他好不容易获释活着出来,但最终却跳进巴黎的塞纳河自杀了。在集中营里,犹太人不再是“天之骄子”,成片成片的如剪羊毛般在刀剑下无声……多少绝望的人祈祷过,但“奇迹”并没有发生;“难道我们一向仁慈的上主竟能对此无动于衷?”——在残酷的事实面前,人们不得不喟然承认:上帝真的死了!

在这里,古老的约伯的呼声遥遥相询:“在死荫幽谷中,谁还能不拌嘴、不自我伸张,依然只是默默的信靠?”面临死境,这决不是不珍惜自己的眼泪,漠然于人生苦难甚至将之视为人生历练的财富,如尼采或孟子推崇的“天之熔炼”^③。这里关键的不是残酷的现实,而是从现实的残酷能推出“上帝真的死了”吗?上帝必定会改变现实历史的进程吗,即令这种现实再残酷和可怖?^④人在这里面临非此即彼的选择是,要么屈从于极端的现实,要么继续祈祷,而且是超出人的全部现实考量的祈祷,而不是人盼望“奇迹”按人

① 可以说,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一书对此作了出色的梳理和分析。[See Liu Xiaofeng, *Delivering and Dallying*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②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来自德国的大师——海德格尔和他的时代》,靳希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页,注3。[Rudiger Safranski, *Ein Meister aus Deutschland: Heidegger und Seine Zeit*, trans. Jing Xiping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07), 5, note 3.]

③ 刘小枫:《诗化哲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4页。[Liu Xiaofeng, *The German Poetry of Philosophy from E. Schlegel, Heidegger To Adorno*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8), 144.]

④ 刘小枫:《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Liu Xiaofeng, *Individual Belief and Cultural Theory*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ress, 1997)]

的要求来要求和约束上帝——由此也当然会导致“上帝之死”，如果这位上帝只是为满足人的一切需求而设定的话^①。不迷惑和困从于现境，而是依然信靠的祈祷者是“把自己全部倾注到无限仰赖之中，他深知，即使他无从得到上帝的任何回报，他也能以无可理喻的方式作用他”^②。

可以说，奥斯维辛之后让人要重新去回味古老的约伯的人生遭遇，也让人更深刻地意识到祈祷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超出此世的种种遭遇（但不是逃脱，出世或漠视），超出它的辉煌成就，超出它的风云际变，依然寄希望于“他”，不住地祈祷。（因为“他”也曾因此世的罪恶而受了大苦，却依然爱和眷顾着这个世界……）由此似可以说，“祈祷不在时间之中”^③。

在人的苦难遭遇中，祈祷并非标识着布伯所说的“我”与“永恒之你”（上帝）相遇中的本真作用（所谓“圆成”）^④，相反，此时的人与上帝的关系恰恰只是“我一他”关系。因为上帝可以超出人的世界和历史遭际，上帝是“全然相异”的他者（卡尔·巴特），人正是看到上帝与世界的全然异质性，不以此世的（包括精神的）任何东西替代“他”，从而才能去真诚地祈祷那真正要向他祈祷的，本真的关系作用才有可能获致。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本真的“我一永恒之你”的关系是以“我一永恒之他（不妨这样说）”为基础的，而不是相反。

因此，把上帝视为“他”（他者，如巴特）并非完全没有必要，甚

① 这种需求种类繁多，层次各异，一般的不说，康德为道德实践需要而设定的上帝甚至也被说成是激进实用主义，见张旭《卡尔·巴特神学研究》第213页，注2。[Zhang Xu, *Study on Karl Barth's Theology*, 213, note 2.]

② 见布伯《我与你》，第105页。[Martin Buber, *I and Thou*, 105.]

③ 同上，第24页。[Ibid., 24.]

④ 同上，第106页。[Ibid., 106.]

至不能如布伯那样一概将此看作上帝的“它化”^①。只有先承认上帝是“他”，不可被“我”妄加称呼和论断，才有可能和上帝恢复亲密无间的“我一你”关系。这可以看作巴特辩证神学对布伯关系神一哲学的潜在批判^②。依照巴特的整体神学思想（特别是后来的教义学神学），“我一永恒之你”的关系应该被表述为“永恒之你—我”的关系（在此，不妨假定次序的颠倒意义重大），因为“相遇上帝”不是像布伯所描述的神秘恍惚的、诗意般的、充劲的伟力作用，相反，巴特强调，人和上帝没有如此直接相交相与的关系，人之所以能认识和相遇上帝就在于上帝首先主动地通过耶稣基督启示了自身。上帝与人的关系并非人对上帝的神秘关系体验，而是上帝作为奥秘的启示——向人启示，同时作为启示的奥秘^③拒绝人的妄称和自以为是（在此，布伯的直接关系论难逃自以为是的批责）。

100

从巨大的人生的苦难、人世的罪恶中向那唯一的安慰者祈祷，如果这唯一的安慰者只是高高在上者——不可被此世之物所替代者，这还是令人疑惑，因为说来说去其中的逻辑无非是，继续企望一个还没应答的最高存在者（没有与之相比的——安瑟伦）。而在“哲学的上帝”已经死了（尼采）的境况下，再以彼代此式的推移不免令人生疑。在我看来，神学上，即便所谓“正统”如巴特者，一生思想多致力于对“上帝如何可知”的回答，尽管用传统基督教教

① 在布伯那，“它”与“他”在原初词“我一它”中是可互相替换的，见《我与你》第17页。[Martin Buber, *I and Thou*, 17.]

② 考虑到巴特对深受布伯影响的蒂利希特别是布龙纳的拒斥和批判，亦可作佐证。利文斯顿在《现代基督教思想》中把布伯和蒂利希、布尔特曼等都归为“基督教生存主义”，而这在巴特看来，都是“现代神学范式”的一丘之貉，参见张旭：《卡尔·巴特神学研究》，第154页。[Zhang Xu, *Study on Karl Barth's Theology*, 154.]

③ 见张旭：《卡尔·巴特神学研究》，第195页。[Zhang Xu, *Study on Karl Barth's Theology*, 195.]

义的“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启示”来回答，却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人之认识设问的窠臼，从而经常要陷入关于人神关系的形而上学思考中。因此，二十世纪有些神学家就强调十字架上受苦的上帝，即上帝通过十字架与人一起受苦所体现出来的爱来反抗这个罪恶的现实世界，而不是陷入传统神义论的设问意识中。而在形而上的思辨里，人生苦难、爱等至关重要的生存质素都被“扬弃”（一如黑格尔）了。马丁·布伯致力于寻找旧约与新约的沟通，对人神关系的思考就不可避免的要处于两头不是的尴尬中。比如在对人与人之间“爱”进行陈说时，他一方面只能在爱与情感、爱的无差别对待性、爱乃冥蒙难辨的关系的真性活动等来“僵硬”地描画，另一方面却又举出耶稣被钉十字架为例来标出最伟大的爱的显示^①——最高的爱的显示怎么可能仅仅是个例子呢？所以，问题要解决只能是把例子还原为最高真理。果不其然，在布伯接下来思想的展开中这个开篇不久乍一看只是顺手道来的例子却是神圣关系之谜的解开者。

布伯在《我与你》的开篇中便提出了决定一切的关系原初词，然后以此为基础展开了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神的关系境界的诗意描画。一开始，关系原初词就只是简单的提出，并没有再多的论说和说明，多少令人觉得突兀和难以理会。就我而言，只能在陈维纲先生的“译者前言”^②中寻得一点踪迹——与圣经新约中《约翰福音》的“太初有言……”²²若合符节。但在《我与你》关键的论人神关系的第三部分中，这种符合就是显然的了。在那里，人与“永恒之你”的本真关系（布伯谓之“纯全、圆全或绝对关系”）成

^① 见布伯《我与你》，第30-31页。[Martin Buber, *I and Thou*, 30-31.]

^② 同上，第5页。[Ibid., 5.]

了人与人和人与世界的关系达致本真的基础^①,万有皆融汇于这至高的关系中。因而,前两部分对本真关系的思考实际上都要以第三部分的思考为依据并在第三部分中重新理会——蓦然回首,才悟得“每一关系事件皆是一阶梯,人由此而瞥见至善至美之关系,故而他于一切关系中未曾参与又已经参与(因为他竭诚等待)了这一关系”^②,而人通过本真关系之阶梯在神恩庇护下登堂进入纯全关系时,即“当纯全相遇惠临时,一切门径将汇融成实在人生之唯一门户,此时,你不再能分辨你曾从何种门径跨入”^③。

这番“返本归真”的绘述和他之前对原初词的运动创生一切的描说一样,依然令人模糊,直到布伯明确搬出圣父与圣子的关系来进行解说时,我们才恍然知晓他所谓的关系“原初词”的意义归依——这在他批判“神我合一”之说时,一语道破:“圣父与圣子本性同一(也可以说,上帝与人本性同一),两者乃是不可分离的实在‘二位’,即本原关系的两大承负者……”^④至此可以明了,圣父与圣子的关系乃是“我一你”(太初有言)原初词的意义所在。同时,布伯也透露,关于纯粹关系的真理也在《约翰福音》中^⑤——我们

① 合和本译作“太初有道”,希腊原文为“λογος”,布伯的“原初词”为“Grundwort”,其中都有“言”之意,参刘小枫主编《道与言——华夏文化与基督文化相遇》(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一书中的“编者序”。[Liu Xiaofeng, ed., *Dao and Logos: The Encounter of Chinese Culture and Christian Culture*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② 见布伯《我与你》,第101页之“进入纯粹关系……非是遗弃世界,而是将其置在本真基础之上……”以及第128页之“与人的关系是与上帝的关系之本真摹本……” [Martin Buber, *I and Thou*, 101, 128.]

③ 同上,第102页。[Ibid, 102.]

④ 见布伯《我与你》,第127页。[Martin Buber, *I and Thou*, 127.]

⑤ 同上,第108页。[Ibid, 108.]

反过来,由《约翰福音》中所说的万有都是被“道”所创生的也就多少能理会:为何居于上帝玄奥中之原初词能够创生一切^①。

圣父与圣子的“我一你”关系之尽善尽美犹如柏拉图的完美理念,是人没“堕落”之前与神完满关系的典范体现。在完满关系中,圣子对圣父的仰望成为我们前头一直探讨的“祈祷”的最佳注脚^②。那么人是如何“堕落”并连“祈祷”也一并堕落为“处于时间中的祈祷”的呢?布伯描述了——在太初我们“命运之凄凉沉郁肇始”^③之时,“我一你”关系破裂,确立自我意识的“我”作为“它”开始四处扩张占有,最终将世界“它”化,与“它”组成原初词“我一它”并安然蜗居^④。在这样的运命中,“我”似乎获得了无限自由以致可以肆意为自己安排一切,“我”有时为了更“安然”于“我一它”之世界,有时为了克服某种空疏寂寥带来之恐惧,就为自己构筑了形形色色之“上帝”,并且以为可以时时祈求之,也美其名曰“祈祷”。因此,当人类及其历史处于两重原初词的交替创生中时,“我”只是偶尔能体会到“你”之呼唤及其关系中的美善,但“我一它”之“我”并不满足于此,而是意图无限扩展此“现时”,把它拉成无限绵延之“时间”,于是“我”在“我一它”所创生之历史中占有了“上帝”并进一步将“与之相处的时间”扩张到“永远”,于是——祈祷就处在时间之中。^⑤

在这里可以看到,祈祷与时间的关系实质上取决于人与神的

① 见布伯《我与你》,第101页之“进入纯粹关系……非是遗弃世界,而是将其置在本真基础之上……”以及第128页之“与人的关系是与上帝的关系之本真摹本……”第119页。[Martin Buber, *I and Thou*, 101, 128, 119.]

② 同上,第108-109页。[Ibid, 108-109.]

③ 同上,第39页。[Ibid, 39.]

④ 同上,第45-46页。[Ibid, 45-46.]

⑤ 同上,第137-140页。[Ibid, 101, 128, 137-140.]

关系。人与神的“我一你”关系破裂,人与世界、神就都处于“我一它”关系,这时一切都处于非本真状态,祈祷也丧失了“对象”,人容易轻信的“死亡的大师”在世间从四面八方涌现……

作者简介:苏炳森,四川大学哲学系硕士。

Introduction of the author: Su Binsen received his MA from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ichuan University.